



北仑海拔最高村， 北宋杨家将后人 在此隐居？

□姚远



春山淡淡，碧水潺潺，杨岙古村就在眼前了。

杨岙村，位于北仑区大碇街道与春晓街道交界处，“大海线”（大碇至春晓海口）边上。杨岙村翻过茅岭，就是春晓民丰村。1985年茅岭隧道开通之前，杨岙是深山古村，僻远闭塞，外出不便。杨岙村紧挨春晓，两地百姓来往自然密切，日常买卖、男婚女嫁、走亲访友等。

杨岙，是弟弟同学小陈的老家。他们读书时，陈同学来我家做客，我才听说大碇有这个山岙深处的小村。后来我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到大碇，时常萌生去杨岙村探访的念头。杨岙是全北仑海拔最高的山村，素有“云端杨岙”之称，早些年我就被大家所说的杨岙村“山高路远”所吓退。



我走进杨岙，还是前几年的事情。

沿着风景旖旎的“大海线”前行，人如在山水画卷中游览一般。半小时车程就到杨岙村，刚下车，村口遇到一位阿姨，她笑盈盈地迎上来问，“你从哪里来的呀？”当她听说我要参观村里宗祠时，这位阿姨拿出手机，拨通保管宗祠钥匙的村老年协会会长电话。谢过这位热心的阿姨，我沿村道向前走，到宗祠门口时，有位高瘦的老人已打开宗祠的边门，他应该就是村老年协会会长陈师傅。此时，邀我前来走访的本村学生和她家人也已到了，他们陪我一起参观了村里的陈氏宗祠。

中国古代乡村百姓聚族而居，村名直接来源于村中主要的姓氏，比如“张村”“王村”这样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：现在杨岙村并无姓“杨”的人，本村人

几乎都姓“陈”。

关于杨岙村的来历，当地老人都这样说：北宋末年，杨家将后人护送被金兵追击的康王，来到定海灵岩乡（今天北仑区的大碇）。将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策马飞奔，径直往大碇的深山密林处赶去。金兵一路紧追，追到今天杨岙村所在地。两队人马相遇此地，展开一场厮杀：刀光剑影，短兵相接，杨家将后人率兵浴血奋战，金兵力不能支，仓皇而逃……清冽的山风拂过额前，杨家将后人眺望前方：群山环抱，碧水缠绵，修篁摇曳……好一个风水宝地，杨家将后人就这样避世隐居起来，这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山岙就是今天的杨岙。



静谧山村，一条源自山岙西边椅子背山的溪流，缓缓地穿村而过，四周连绵起伏的山峦将小村围了大半圈，只留北边一个小出口。

青林翠竹，四时俱备；山路蜿蜒，时光静寂。这一切似乎在等春风，也在等喜讯。

光阴飞逝，一代代杨家后人，晴耕雨读，勤俭持家。据说杨家第七代时，杨家女儿外出遇野兽袭击，万分危急时刻，家里的长工舍命相救。这位勇敢救人的长工姓陈，其先祖来自鄞州姜山。他勤劳能干、为人忠厚，最后杨家决定将女儿嫁给他。就这样，陈姓长工入赘杨家为婿。陈姓一代代在杨岙繁衍生息，家族日益人丁兴旺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杨姓家族却渐渐衰微。

现在杨岙村居住着184户人家，其中183户都姓陈。杨岙其名之所以一直沿用下来，就是陈姓后人牢记自己祖先的叮嘱：为报答杨家的厚恩，陈姓族人世代要把杨岙村名传承下去。今天村里陈氏宗祠祖先牌位中，放第一位的仍是杨姓祖先的牌位。



春回大地，晨光熹微，天地庄严，宗祠静穆。杨岙村的陈氏宗祠，如一位历经岁月沧桑却心怀平和的老人，多年来默默地守护着这片风水宝地。据杨岙村史记载，陈氏宗祠最早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，也就是1907年，距今已有118年的历史。

当我们从边门进入陈氏宗



祠时，春日阳光无声无息地撒落下来，落在这个安静的小山岙，也落在村里的祠堂。整个祠堂特别宽敞明亮，十八间木结构建筑，祠堂正中是一方天井，青石板地面，整洁有序，一抬头，望见主堂上方的雕梁画栋，雕刻着人物鸟兽，图案吉祥，精致立体，色彩绚丽；主堂左右相望的楹柱上题写着两副描金字对联，右刻“所钦先祖是皇派接姜山一脉”，左刻“乃颂曾孙有庆祀隆盘谷千秋”，从对联内容我们可以得知，杨岙陈氏是今天鄞州姜山陈氏的一个分支，堂号“大本堂”。

一块题有“厚泽长遗”四金字的横匾映入眼帘，笔力遒劲，墨色淋漓，字体凝重，含义深远。“厚泽长遗”，意为祖先深厚的恩泽永久流传下去。回溯杨岙村的历史，无论是杨家还是陈家祖先都是厚德之人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


当我离开陈氏宗祠时，一份张贴在墙上的大红色冬至祭祀捐款名单吸引我的目光。每年冬至，陈氏后人都会赶回老家来祭祖。大家在祠堂祭祖、捐款、吃团圆饭。冬至那天负责买菜的人大清早就出门去采购，回来后大家一起在祠堂的厨房里洗菜炒菜，一上午辛辛苦苦忙碌之后，就是陈氏后人觥筹交错、把酒言欢的美好时光，热气腾腾的年味从祠堂里飘出来……

如果冬至那天你恰好路过杨岙，看到陈氏家族后人济济一堂，团聚叙旧、追昔抚今的情景，你的内心肯定艳羡极了！很多时候，一个大家庭聚集在一起尚属不易，更不要说这么一个大家族。杨岙村陈氏后人慎终追远、饮水思源的家国情怀，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。

杨岙村民风淳朴，邻里间融洽团结，这些都离不开陈氏祖先的言传身教。陈氏宗祠主堂板壁上，我看到有近百则陈氏家训，有不忘做人之本的警示，“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诚”；有重视后人教育的告诫，“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；有对扶危济困美德的传承，“见穷苦亲邻须多温恤”；还有对嫁女娶媳、轻钱财重人品的教育，“嫁女择佳婿勿索重聘”“娶媳

求淑女勿计厚奁”等，这些家训字字真知灼见，句句嘉言懿行，彰显着陈氏先祖的智慧和远见，我怀着敬畏之心一句句细细读来，获益匪浅。



青山绵绵，溪流潺潺，鸟鸣嘤嘤，大自然眷顾着杨岙村，这个历史悠久的古村，村里除了陈氏宗祠，还有一口特别的古井。

从陈氏祠堂出来，沿村道向前行走二三百米后，右转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巷，小巷尽头就是古井所在。井水清冽，井底碎石直视可见，井壁砌石上附着绿意幽幽的苔藓，我想，如今来这取水的人应该极少。这个半椭圆形状的古井口，是我从没见过的。我们平常所见的井口，几乎都是圆形或方形。这井口边上还搁着一块青石板，也许是起防尘土的作用。抬头望，这古井正好筑在青砖黛瓦的老屋檐下，这是它的第二个特别之处。如果不是事先得知这里有口古井，估计很多人路过时都会忽略它的存在。

这古井似乎被包裹起来了。无论从井口外形，还是所处的位置来看，都是如此与众不同。我不清楚，杨岙村的先人为何要筑这么一口特别的井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深意。我想起“喝水不忘挖井人”这句老话，有家的地方就有井。大家熟悉的李白诗句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这“床”在诗中是指井栏，寂静的秋夜，诗人望见庭院井栏边一地皎洁的月光，多像清冽的白霜……

大地上这些美好又古老的井呵，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们的乡愁。



返回村口时，春风拂过“大海线”边上的茅岭，山花摇曳，茅岭寂静，今天杨岙村民去春晓，已无需再翻山越岭啦。伫立茅岭山顶，俯视山下，错落有致的村舍安静地卧在杨岙的山谷之中，暖和安详。忽见山村有袅袅炊烟升起，那是久违的老家的味道，尘世烟火，最抚人心。

告别杨岙村，回望身后，天空湛蓝，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。



陈氏宗祠里“厚泽长遗”四字横匾。